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二函
第六冊

奸佞

周赧王

秦太子

即孝文王柱

妃曰華陽

太子宮

夫人無子夏姬生子與人

即莊襄王

楚質

至

於趙秦數

朔

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

宅

○今河南開封府

禹州

大賈

古

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

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

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

適

嫡

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

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

平聲

結賓客復

去聲

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去聲

自奉

捧

而西見夫人姊

而以獻於夫人因譽

平聲

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

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閒開言之太子與夫人

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附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

與居知其有娠震○懷孕也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

年而生子政卽秦始皇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圖趙人欲殺之不

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

楚人也當自子之更耕名曰楚

西山真氏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
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
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
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包藏深
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
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耶
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
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
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故先儒以爲始皇旣立柏翳
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
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
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旌席間故曰不韋
非獨大賈○趣音促
蓋大盜也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

中去聲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

關高前數

朔

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

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

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

樂前數

上聲

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

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

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

二世兄子

爲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

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漢武帝

公孫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諄於

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聞黯先發之宏推其後天子常悅其

言皆聽宏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乞宏多詐不忠宏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初河南人卜式數

朔

輸財縣官

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

以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的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的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潛安陳氏曰敬璽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募寵而爲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爲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漢昭帝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主

鄂邑長公主

以

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桑宏

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宏羊皆與旦通謀

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

大肄異○也肄習也

郎羽林

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

道上稱蹕擅調

去聲

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

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沐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宏羊當與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室中有周

公負成王之畫圖

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

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實

朕知是

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

往

廣明

長安

東都郎

都肄郎也

屬耳

屬近也言是近日事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

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窮竟也

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祝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

豪傑以千數旦以語

去聲

相平

燕王旦之相名平

平日左將軍

桀

素輕易

車騎

安爲車騎將軍

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背大王也巨

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

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昌上聲

敞素謹畏事乃移病

移交稱病

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宏羊外人等并宗族

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

漢宣帝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

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

從會許后當娠

震○懷孕也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

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

同

身若披

毒藥去

上聲

之成君卽爲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卽擣附子齎

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

蛤

太醫大丸以飲

去聲

皇

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

滿

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

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

獄吏奏上

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

納

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

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卽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

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旣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霍氏何眾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爲

文謀反書氏終
綱目一而已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朔相對啼泣自

怨謀令太后

昭帝

爲博平君

宣帝外祖母王媼

置酒召丞相

魏

平恩侯

許廣

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

腰

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

皆爲列侯

嚴延年陰鷙

至○鷙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

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

平聲

府上流血數里河南

今河南河南府

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

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

名義失其姓

出行

上聲

捕蝗

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

去聲

傷乃上書言延年

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論囚曰報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漢元帝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朔言治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

高充位而已由是興望之有隙中書令宏恭僕射夜石顯恭顯俱宦

官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

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

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

去聲

傷人與高爲表裏望之等患苦

許史

俱外戚

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曲禮刑人不在君側

議久不定出更生爲

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

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卽位不省

醒

召致廷尉爲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事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

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

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
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
捕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

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
高節不屈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
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
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我望之仰天
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
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
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是歲夏寒曰青顯及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
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

平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斷斷

銀○爭
辭也

不可光祿勳

周
堪何

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
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
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
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

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
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僕揚難驗之罪毀譽

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

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

今山西平陽府

太守猛槐里

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令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
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
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
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
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漢成帝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

指王鳳

有申伯之忠

申伯周宣

王之元舅申國名以其忠於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重合侯爲通武帝時

王室使爲侯伯故稱申伯
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反

竊恐陛下聽

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

察愚言解偏駁之愛

駁難也謂後宮愛幸固不可偏亦不可駁也

平天覆之施使列

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謂已嘗字乳者不必

避忌也蓋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故谷永言及爲鳳洗過也

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

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

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爲光祿大夫

永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爲名以通經學古爲賢而相與譖毀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